

崩龙族簡史簡志合編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調查組編
云 南 省 民 族 研 究 所 編

1962年12月

崩龙族簡史簡志合編目录

- 一、古老的茶农…………… (1)
- 二、历史概述…………… (6)
- 三、解放前的社会面貌…………… (19)
 - 1. 社会經济…………… (20)
 - 2. 政治制度与社会組織…………… (27)
 - 3. 家庭、婚、丧和物質文化生活…………… (30)
- 四、崩龙族人民得到了解放…………… (38)
- 五、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 (43)
 - 1. 坝区的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43)
 - 2. 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山区崩龙族…………… (48)
- 六、崩龙族在“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胜利前进… (55)

一、古老的茶农

在我国云南省的西南边疆，居住着一个勤劳俭朴、历史悠久的民族——崩龙族，他们跨国境而居，较多的人口住在我国友邻缅甸的境内。我国境内崩龙族有 7,000 余人，75% 以上的人口分佈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盈江、瑞丽、隴川、保山和梁河数县，其余散居于临沧专区的镇康、耿馬二县和思茅专区的澜滄县。崩龙族居住极为分散，且絕大多数是在山区与景颇、汉、傈僳、佤等民族交错分寨而居，少数在坝区的与傣族分寨杂居，仅在潞西县三台山生产文化站的大崗乡和镇康县的大寨乡居住较为集中，建立了两个崩龙族的民族乡。

崩龙族有自己的語言，属南亚語系孟高棉語族的瓦崩語支，崩龙語言又分为“布雷”、“汝买”、“若进”三种方言，沒有文字。因长期以来与傣族、汉族、景颇等族相处，他們分別学会了汉语、傣語和景颇語。在崩龙語中借用了不少傣語詞彙，并使用傣文。族称除統称崩龙外，并有“昂”、“汝买”、“冷”、“梁”、“布雷”、“納安諾买”等二十余种自称，这些自称可能是古代氏族、部落名称的遺留。由于方言和服飾的差別，其他民族根据其妇女裙子上紅黑蓝白綫条的特征，分別称他們为紅崩龙（昂）、花崩龙（冷）、

黑崩龙（汝买）和白崩龙（梁）。

矗立于滇西的高黎貢山和怒山山脉，它的尾梢伸展至德宏州及鎮康、耿馬、瀾滄等县境，崩龙族人民就世代代散居在上述各县的山区，这一带多系亚热带气候，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山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生长着柚木、楸木、杉木、麻栗、紅木、果松等优质建筑材料，滿山遍野长着嫩綠的青草，是良好的牧场，此外还盛产黄连、玉京、柯子、三奈、紅花、史君子等药材，还有不少的野生植物是提炼芳香油的良好原料。在这深山密林中栖息着虎、豹、野猪、鹿、麝子等野兽，成群的猴子，双双对舞的孔雀，迎着灿烂的阳光活跃于密林和灌木丛中；古代还有大批的象群。

这里还盛产龙竹，干粗梢长，直径一般在四、五寸以上，而尤以鎮康大寨地区所产为著，不仅大者如椽，而是大者如柱，有直径达八、九寸或一市尺以上的，史书称这种“濮人”地区的竹子为“濮竹”，《华阳国志南中志》及“后汉书西南夷传》都载：“有大竹，名濮竹，节相去一丈，大受一斛许”（註一），可知这种大竹，二千年来都被视为著名特产。而竹子在崩龙人的经济生活中，却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建筑材料，又是家庭用具水筒、籬、篮、料、升、篾笆……等的制作原料，也是生产工具中的竹木耙、打谷用具及运输上用的扁担、挑籬……等的制作原料。肥嫩的竹笋可供食用。

在这青翠的山樑上，密林环绕，翠竹成蔭，茶树清香，鳥鳴上下的优美的地方，展现出一幢幢的竹楼，这就是崩龙

族的家园。

絕大多數崩龙族所居住的亞热带山区，一般年平均溫度為 19.5°C 左右，冬季僅有十天半月的輕霜，夏無酷暑，冬無冰雪。年降雨量在1500公厘左右，80%的雨量集中在五——十月，尤以七、八月為多，習慣上一年只分乾季和濕季。由於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適宜於各種作物的生長，故自然條件極為優厚。

辛勤的崩龙族人民就世代代在這肥美的土地上，開闢水田和旱地，栽種水稻、旱稻、包谷、荞子、薯類及其它農作物。農業生產以糧食為主，其它出產茶葉、核桃、黃蘗等經濟作物，解放後還大力推行栽種棉花、咖啡、甘蔗等經濟作物。其中崩龙人最喜歡種茶，老少都好飲濃茶，從古老的時候起，這就是崩龙人的嗜好，因而家家都栽一些茶樹，茶葉除自己飲用外，若有剩餘，也到市場上與其他民族交易。據調查在盈江縣的銅壁關地區和潞西縣的勐戛區，解放後還陸續發現大片的老茶林，在茶林的附近還殘留著顯著的崩龙族村落的遺跡。如今在鄰國緬甸境內的崩龙人對茶葉的經營已經是專業化了，這也可以證明崩龙族在久遠的古代就大量地種植茶樹。崩龙族的住宅周圍，是菜地也是菓園，除種蔬菜外，還有芭蕉、黃果、菠蘿蜜、梨、芒果、木瓜、石榴等；四季都有新鮮的蔬菜和水菓。

雖然這是優美富庶的亞热带山区，崩龙族是十分勤勞儉樸的民族，但千百年來遭受封建皇朝、佤族土司、景頗族山官和本民族頭人的重重壓迫和剝削，使得廣大的崩龙族人民

世世代代一貧如洗，过着貧困落后的非人生活。約在解放前百年左右，崩龙族人民曾因大規模反抗佧族土司失敗而受到更殘酷的鎮壓；繼之，又遭受野蛮的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日本法西斯的蹂躪；加以国民党反动駐軍的掠奪；而近四、五十年来又因地主經濟的滲入和高利貸盤剝的加深，进一步吸吮着崩龙族人民的血汗，这一切的一切，使崩龙族祖祖輩輩开垦的水田，基本典光當尽，沦为當地其他民族的地主、富农的佃戶和僱工。此外病疾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田園荒蕪，生产凋零，造成在解放前夕不少崩龙族寨子，80%的人家陷于帮工度日的境地。但是頑强的崩龙族人民沒有屈服，仍不断的反抗和打击着反动階級的統治。

一九五零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德宏地区以后，崩龙族人民获得了解放。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彻底廢除了民族压迫制度，进入了各民族平等友愛，共同发展、繁榮的新时代。崩龙族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人民覺悟提高了，积极起来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保山县潞江坝崩龙族的子弟，有的参加了人民解放軍，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鮮时，又参加志愿軍奔赴朝鮮戰場，与朝鮮人民軍并肩作战，经历有名的上甘岭战役；留在家乡的崩龙族青年，积极参加民兵武装，配合人民解放軍清剿逃窜边境的殘匪，保卫着祖国的边疆和社会主义建設。

在祖国民族團結、和睦的大家庭里，崩龙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短短的十几年中，無論生产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解

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大力帮助崩龙族人民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生产，民主改革中，分得了土地；目前絕大多数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保山县潞江坝的大中寨和镇康县旺丁寨的崩龙族加入了人民公社；基本上解决了粮食自给，牲畜大大发展了，经济作物、付业生产不断增长，生活不断改善，人民的政治思想得到很大进步，宗教迷信日趋淡薄。今日的崩龙族是朝气蓬勃的民族，富于革命和战斗的民族，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正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步前进。

註一：見华阳国志卷四，永昌郡（上海中华书局版）

二、历史概述

“崩龙”这一个民族称谓，在我国史书及方志中出现較晚，始見于清代，古代的記載，把云南省境内南亚語系的崩龙、佤、布朗各族統称为“濮人”、“蒲”或“蒲蛮”。“濮人在古时的分佈是很广的，唐樊綽《蛮书》說：“扑子蛮……开南（普洱）、銀生（景东）、永昌（保山）、寻传（今怒江上游及其西部）四处皆有。鉄桥（今丽江中甸一带）西北边延瀾滄江亦有部落”。①李京《云南志略：諸夷风俗》說：

“蒲蛮，一名扑子蛮，在瀾滄江迤西”②。清《职貢图》也說：“蒲人即蒲蛮……今順宁、潞江、鎮沅、普洱、楚雄、永昌、开南、威远（景谷）、景东七府有此种”③。可知古代“濮人”的分佈是很广的，但他們主要居住在永昌郡（古哀牢地）。这是一块“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广阔土地，是有“……閩濮、鳩僚、僂僂、越、牂濮、身毒之民”④各民族共同居住的区域。在早期的历史上，濮人是这一地区各民族中最有势力的民族。从史书记載也可以追述南亚語系的“濮人”与“哀牢”有着直接或間接的关系。⑤不論史籍所記或今日調查所得，都可說明崩龙族的先民很早就居住在我国云南省西南边疆的怒江东西两岸广大地区，他們是永昌郡（古哀牢地）古老的民族之一，他們較佉族、阿昌、

景頗之先進入這一地帶，這方面不少學者多有論述，而從調查所得亦與此大体相符，今日佤、景頗、阿昌等族人民還一致公認崩龙族是今日德宏州內各民族中最早的居民。同時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他們曾是怒江兩側的主体民族。

根據記載和傳說，崩龙族古代社會的發展也可追尋一點綫索：今日鎮康一帶的崩龙族中流行着一個傳說：很早以前崩龙族是從葫蘆里出來的，但從葫蘆口出來的男人都是一個模樣，分不出你我，而婦女出了葫蘆口就滿天飛，後來一位仙人把男人的面貌給區分開了，男子們又想出了辦法，用籐篾圈做成腰箍套在婦女身上，這樣婦女才與男子在一起生活”。瑞麗（勐卯）崩龙族傳說：“上古時代，中國有一國，行十日至其地，中有一山，頂有一洞，一龍女住其中，每隔三年一出，化身為美女，于附近曝日，有一王子，固仙人之苗裔也，見而與之相合，遂生子女，其苗裔乃崩龙族也”。⑥這兩個傳說與佤族的“司崗里”傳說顯然是同源的。滄源的瓦族解釋“司崗”是“葫蘆”，“里”是“出來”，意即：人是从葫蘆里出來的，西盟地區解釋“司崗”是“石洞”，即是人从石洞里出來。不論是崩龙族或佤族，他們共同反映了從葫蘆里或石洞中出來，若我們付以科學的含義，那是穴居時代的追述。又從崩龙族的祖先為一龍女，與一仙人后裔的王子結婚的故事，則與沙壹九隆故事極其相似，如“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壹（旧校云哈汉作沙壹），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于水中触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謂沙壹

曰：若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壶与（当作鳥）言語以龙，与陪坐，因名曰元（当作九下同）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之贵也，共推以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⑦

这些传说与記載表明，瓦崩語系中濮人的古代社会是与哀牢人有密切的关系。

崩龙族是经过原始社会各个阶段的，如在其“天王地母”传说中谈到：很古的年代里，世上没有人类，只有花、草、树、木，一天，忽然起了一阵狂风，刮下了102片树叶，变成了人，互为夫妻，从此有了人类。“互为夫妻”又结合上述所有的“男子都是一个模样”来看，反映出不论任何男子都是每个妇女的丈夫，可以说是血缘家庭的写照；而把男性祖先视为“龙”或“仙人”，这实际上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时代的反映；九隆十兄弟和哀牢山下十姊妹婚配，可以说是氏族外婚制，反映出这一氏族的男子和另一氏族的女子共为夫妻；从幼子九隆能为父所舐，继而为王，反映出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阶段，并确立了幼子的继承。

接着在“天王地母”传说中叙述道：自从世上有了人类，起初人们是吃树叶和野果，很久以后，人们才知道种植五谷。这反映了崩龙族的祖先最初过着原始采集的经济生活，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才过渡到了原始农业经济时代。

“濮人”进入农业经济的时间是相当早的，这里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是出产“黄金、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绣……”的地方，勤劳智慧的人民早就掌握冶炼方法，在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上也造詣了較高的技术。因此《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曾記載这一带“宜五谷，出銅鉄”。《續汉书郡国志》也說“不韦（今保山县南部施甸一带之地）出鉄。濮人尤善于紡織”，利用木棉纖維，組成幅广五尺，洁白不受污的桐华布，蚕桑也早已被这一带的居民所掌握，并能染采。这种精緻的手工业品，深受其他民族欢迎，商人們把它运往内地，也运往身毒（印度），當時商品交換有相當发展。汉皇朝正积极打通从云南經永昌通印度的商路，几次派出使者交涉，到了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此設置了嵩唐（在今保山县境，有說在今云龙），不韦（施甸）二县。

在这种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到公元一世紀，出現了較强大的部落，并进入部落联盟时期，有势力的酋长，竭力併吞其他部落，如“建武十三年（公元47年），王廙栗遣兵乘箬船，南攻鹿茛”，“后廙栗复遣六王攻鹿茛”⑧，都說明了这事实。哀牢王廙栗因屡次渡江侵鹿茛失败，并造成重大損失，便投靠汉皇朝，汉朝即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設永昌郡（今德宏州及其四周地区），永昌城（今保山）遂成为汉朝在西南对外貿易的重鎮。

在永昌郡南部，即怒江以西德宏州所属边疆各县，在早期的历史上仍是濮人的住居領域。从今日保山境內蒲人中心

区的施甸、姚关地区来看，与鎮康、芒市等地在地理上相距仅百余公里，因此，也可以說是广大濮人住居的一部分。其次在隴川的崩龙族，还传说他們的祖先最早是居住在瀾滄江上游的兰津（系譯音，拟为瀾滄謠中‘越兰津’所指地）地方，因那里人口稠密，土地又少，所以与佤族一起渡江。自汉晋以来的数百年中，因怒江北岸（永昌郡治中心区）屡有战争^⑨，有部分原住怒江北部的濮人迁往怒江南部是可能的。

进入德宏州边五县的濮人，即今日崩龙族的先民，最初他們是住在坝区或半山区，可从下列材料証明：至今路西县的芒市河边及軒崗坝有巨大的崩龙族村落遗址；遮放坝区的鉄撒等地^⑩及距芒市仅几个里程的法帕一带，据佤族老人介绍，这原是崩龙族住地，这里的許多水田也是崩龙人开的；又瑞丽县姐勒原是崩龙族大寨，因佤族势力强大后，崩龙人才逐步迁离，而未迁走的則已融合于佤族之中，至解放前五、六十年还有几戶崩龙人家。當崩龙族的先民定居德宏边五县的坝区之后，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传说他們曾使用过象犁田，有鉄鋤和鉄犁。在唐宋时期，传说他們已經能自制陶器，关于这点我們在調查中得到一些初步証明，在芒市河边、蓮山、梁河等地崩龙族村寨的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陶器和陶片，它上面的花紋与今日崩龙族妇女身上所飾腰箍上的花紋大体相似。虽然尙无确定論据証明崩龙族的制陶手工业的发展，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在很早时期他們已大量使用陶制器皿。这时他們曾是坝区有势力的民族，唐

时即有“茫施蛮”之称，元时設置茫施路（今路西县芒市地区），建立了軍民总管府，封阿利为土官，传说阿利是崩龙族，这是可以相信的①。在这个时期，崩龙族可能朝着封建社会的軌道行进。在此以前，他們曾否經過奴隸制 尚无証据，馬可李罗遊記中虽提到这里有奴隸存在，但指佉族或崩龙族則不詳②。

唐时已有不少佉族与崩龙、阿昌共同住在今日德宏州內，宋时不断发展，元时已有相當势力，公元十四世紀，佉族征服了边五县地区各族，这时元朝統治者已无法制止。如李思聪《百夷传》載：“至正戊子（公元1348年），麓川路土官思可法数有事于邻境，諸路以状聞，乃命搭失把都魯討之，不克而旋，遂乘胜併吞諸路而有之，乃罢土官，以各甸偿有功者。……元不能制，百夷之强始于此”。从此，茫施土官阿利已不复見于历史舞台，明朝尙书王驥正式封佉族刀家为茫施长官司。可能在宋、元时期，崩龙族就逐渐迁往山区和部分迁出境外。經過元末佉族統治階級的这次兼併战争，到明初，大概坝区已少有崩龙族村寨。

崩龙族迁居山区后，并不完全屈服于佉族封建領主之下，在隴川山区，到清代还直接封其民族头人为千总、把总、撫夷。这时期崩龙族占据着盈江、隴川、潞西、瑞丽等县的广大山区，并在山区居住过相當长的年代，至今在他們的村寨遺址中还保有較大的佛寺石基和齐整的石鋪路面。如瑞丽县勐修生产文化站的古塔和南津里的石鋪村道。在这时期崩龙族的劳动人民仍然开发着美丽富饒的山区，凭藉着他

們已有的耕作技能和生产水平，又繼續在困难的条件下開闢水田，种植水稻及其他旱地作物。很自然的，有部分地区因自然条件的限制，使他們主要从事旱地作物的生产或完全仰給于旱地作物。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崩龙族人民利用了山区的特点，大量种植茶树。成片的培植茶林，这对崩龙族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种經濟作物的发展，必須是以商品交换的发展为前提，就其較高的发展水平來說，目前我們还梗概得見。

另外从一向被認為是景頗族头人为长官的茶山长官司的設置，也可以作为参考，命名“茶山”是其居民具有經營茶山的特点，并非他意，但在明代这些地区能大量种植茶林的仅有崩龙族，^③估計茶山长官司統治，多数居民是崩龙族。

迄清代中叶，由于佤族土司的苛重剝削和压迫，引起崩龙族人民的不断反抗，約當18世紀末，芒市佤族土司令其爪牙无故攆走了芒牙、芒棒两寨的崩龙族，并夺去他們的水田。崩龙人民对土司的这种野蛮行为，极为气愤，提出“水田是我們开的，官家不公平！”經過数日的酝酿和联络，在波朗、波浪两兄弟的率領下，組織了一支强大的队伍，拿起了火枪和长刀，掀起了反抗土司統治的农民起义，高喊：官家不公平，杀死官家解不平！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运动，像暴风雨一样袭击着反动統治階級。芒市土司聞訊后，夜半三更狼狽逃遁龙陵。起义队伍从芒牙、芒棒出发，烧燬了宣揚封建領主威德的佛寺，很快打到了芒市，包围了土司衙門。

由于起义队伍遇到了粮食和武器供给上的困难，暂时撤退，次年，波朗、波浪兄弟又重整军备，继续战败土司兵，再度打到芒市，后因芒市土司得到其他土司的兵力和清朝地方武装的帮助，同时利用了一些景颇族山官的力量，共同镇压，义军坚持一月之久，终因众寡不敌，遭到失败。但是崩龙族人民的斗争，震撼了黑暗的反动统治，在反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时他们会唱出了豪壮的战歌：

枪能伤命，
征服不了崩龙人的心；
刀能杀头，
消灭不了崩龙人的仇恨。
钢刀砍水暂时断，
取了钢刀复原形；
英雄的崩龙族人民，
将永世燃起愤怒的烈火，
烧尽人间的和平！

1852——1885年，英帝国主义併吞了缅甸之后，即派遣所谓“学者”、“传教士”、“探险家”等不断进入我国西南边境搜集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1885年则用武力侵占了我国德宏西部的许多村寨，逼迫腐朽无能的清朝政府于1894年签订了所谓“边界条约”，夺取了我国边疆的大片土地。英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继续侵犯我腾越厅所属的一些村寨，崩龙、景颇等各族人民英勇抵抗，给帝国主义侵略者以

沉重的打击，保卫了祖国的边疆，1941年日寇从緬甸侵入我国德宏地区，对崩龙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姦淫、烧杀和殖民統治。許多崩龙族村寨被焚燬，耕牛被宰杀，如畹町雷弄寨60余戶的崩龙族村寨即被焚燬殆尽，逼得崩龙族人民妻离子散，背井离乡。日寇占領我保山县潞江坝的三年中，所作所为，“比毒蛇还毒，比豺狼还狠”，他們将雪白的棉花、金黃的稻谷舖在路上垫脚走，将未收割的稻谷傾以煤油當野草烧掉，将成片的村寨烧燬，还到处散佈疟疾、鼠疫等各种病菌。使病疫流行，逼得人民逃往深山野林，吃树皮草根过活。1942年潞江坝大中寨崩龙族普遍流行恶性痢疾，死亡120人，达全寨总人口的40%。就是在这样的悲惨情况下，野蛮的日本鬼子还到处拉夫役，强迫修公路等，但是英勇的崩龙族人民从未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残暴統治，淪陷区的崩龙族人民参加了汉、佤等族組織的一支約2000余人的游击队，用銅炮枪和长刀弩弓同日寇进行了无数次的斗争，直到日寇投降。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军队駐紮在边疆镇压各族人民，征收苛捐杂稅，强迫推行保甲制度，姦淫掠夺，无恶不作。1946年国民党反动军队进入潞西县茶叶箐崩龙族寨，牛馬被杀吃光，連一戶僱农刚借到手的一碗米也被搶走。这些反动军队与日寇一样，到处宰杀农民的耕牛，當他們进入牛馬已被日寇杀光的村寨时，狗也要杀两隻才离开。崩龙族人民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这些滔天罪行，莫不恨之入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各村組織了自卫队，随时伏击这群匪軍，

使他們不敢任意进入村寨。1949年駐云南国民党匪軍在我人民解放軍的追歼下，向西南边疆逃竄，逃入隴川的匪軍中有40多名被當地群集的崩龙和佤族人民包围打死。

①見《蛮书校注》97頁

②見《永昌府文徵》記載卷二

③見《道光云南通志》种人卷

④見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永昌郡載

⑤見保山县民国时期纂修县志稿（抄本）載：永昌之濮人即哀牢也，其証有七：濮人衣飾繫尾，其為裝束之特著者，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曰：“哀牢人民皆象之衣，后着十尾”，后汉书西南夷哀牢傳曰：“象龙文，衣着尾”，以繫尾于衣飾，知哀牢即濮也，証一。郭义恭广志曰：“文面濮，其俗劓面，而以青画之”，南中志曰：“哀牢臂脛刻文”，后汉书哀牢傳曰：“种人皆刻画其身”，則哀牢与濮人之俗尚同，証二。（南中志紀哀牢习俗仅此二事）。永昌郡以濮人为主要民族，又以哀牢人为主要民族，則哀牢即濮也，証三。南中志曰：“元康末，值南夷作乱，闍濮反，乃南移永寿”，按反者哀牢，而曰闍濮（按闍与尾古音相近），可知哀牢即濮也，証四。南中志曰：“哀牢地有大竹，名濮竹”，即哀牢竹，則哀牢即濮也，証五。郭义恭广志：“木棉濮，土有木棉树”，又曰“黑焚濮，其境出桐华布”，南中志曰：“哀牢有梧桐木，其华柔如絲，民績以为布”，后汉书哀牢傳曰：“有梧桐木，华績以为布”，哀牢所产以桐华布为最著，即木棉布，为濮人所作，則哀牢人即濮人也。